

天笑  
著

聊天聊地

天美  
著

聊  
天、聊  
地



青島出版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聊天聊地/天笑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 7  
ISBN 978-7-5436-4858-6

I. 聊… II. 天…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333 号

书 名 **聊天聊地**

作 者 天 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高继民 任俊杰 电话 (0532)85818758

特约编辑 王晓军

装帧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张伟伟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87mm×1092mm)

印 张 34.5

字 数 6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4858 - 6

定 价 68.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 自序

“聊”，在我的家乡，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聊天、拉呱儿，而是吹大牛、胡诌乱扯的代名词。如果说某某人很能聊，那么，他的话，就得上南山顶上去听了——得让大风吹刮掉比米粒多得多的那些糠和秕子才行。

“聊天聊地”，更是胡吹乱噪、漫无边际了。

本书的所聊均来自民间，我不过耳闻目睹而已。其实目睹极少，耳闻者多多。出自我的亲人、朋友、同事、熟人之口不少，而更多的是花钱买来的——青岛市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叫做李村集，集上有一个以卖旧衣服为主包罗万象且规模甚巨的“破烂市”，摆地摊者多为老年人，女多男少。他们大多数不会讲故事，会讲者虽然为数寥寥，但有的却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就能讲出十数个曲折跌宕的故事，令人拍案。

我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提溜着马扎子，每逢“二”、“七”，必赶李村集，二元钱买一故事，不论长短，有情节即可。

那真是，讲者、听者各有所获、双美两乐的事啊！

人“聊天聊地”之德故不可取，但故事确有不少寓理深刻者，不妨姑妄听之，于耳于心均无大碍也。

抑恶扬善，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旨，本书若能取得些许成效，我当聊以自慰而享其陶陶之乐矣。

我最自我欣赏的是掺杂了感情与感慨的那些篇末的议论。

文学创作中的议论与抒情，尽管是两个概念，但很难把它们搞得泾渭分明。在泛泛议论中揉进个人的好恶乃至强烈的爱憎，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避免不了的。

当然，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一个作家的感情抒发，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读者检验才是唯一的途径。

我的有感而发，能够得到读者朋友们的共鸣吗？

# 目 录

学家	1	舀 水	40
文 凭	1	酒 量	43
画 饼	1	猴吃辣椒	49
火龙单	3	卖 羊	50
金窝窝	5	鹦鹉舌头	53
天柱山	6	九龙杯	55
镶 牙	9	财神婚外恋	56
无风不落梨	10	学 乖	59
啥东西	11	一斗谷子三升米	61
句读拾趣	11	妨 夫	63
宰相肚里能撑船	13	学 舌	65
仙鹤腿	14	看家参	66
来一壶好茶	16	补 鞋	66
数 牙	17	刘墉斗和珅	68
孝 女	17	干吃饭儿	69
刀劈丈母娘	18	天下第一名吃	71
三件事	19	米 参	72
追 婚	21	郭琇下两广	75
登记、离婚	23	隐身草	76
活人殡	25	翁婿盐官司	78
刑场责母	27	学 懒	81
猴洗孩子	28	刘县长私访	81
饿 狼	29	孔明与魏延	88
老叫花子	31	姐妹易嫁	88
鞋 媒	34	金翅鸟	90
借 种	35	认命者	91
张捉妖	36	陈三槐	92
当地风味特色菜	39	一颗金牙	96
金钩钓玉瓶	40	看皇历	97

聊 天 聊 地 ▶▶  
LIAO TIAN LIAO DI

摔 碗	98	后娘心	163
拙媳妇	99	卖 油	164
修桥补路积阴功	100	墙	165
种 梨	104	康王的儿	166
商海弄潮儿	105	绿帽子	167
善人胡同	106	老窝囊	169
锄高粱	106	龙 池	174
快嘴女	109	灵山老母	177
学 艺	113	太阳恩仇	179
拉嗓子	116	勾死鬼	180
小女婿	117	活童男女	182
戚家探花	119	妖 火	185
大爪子	122	贼的忏悔	188
狗塔埠	125	巧 骗	192
韩复渠他爹	125	胡七娘	193
六十还甲子	126	闹 房	200
蚰蜒闻香	127	死治司马懿	203
长寿村	128	在家敬父母	203
笔 恋	128	粗处不算细处算	204
桑树王	134	俄国大力士上海出丑	205
滕大人除妖	135	水 莺	210
名庸医	141	是树不卖	212
歪才许方里	143	亡故一人	213
吃的对话	146	泰山三笑处	214
赌 吃	148	野医圣手	215
断 道	151	聚宝盆	222
双娶亲	153	气活了	224
崂山茶	154	金龙盘玉柱	225
鬼 屋	155	两根鸟毛	227
蚊 子	156	天下第一家	227
一个不识	157	僧尼情	229
石狮子	160	大卸八块	231
雪	162	裤 子	235
铁 匠	163	点步儿	236
烟袋锅	163	刨圈崖	237

天 神	239	红茶菌	319
咔砾杀妻	240	禁 赌	321
肉 皮	241	虫之祟	325
照相馆搬家	242	都来看	329
车站邂逅	243	弄巧成拙	330
一大青枣	247	教书先生奇遇	333
一个星	252	蛇偷鸡蛋	335
那样更强	253	大虫过海	336
一锅鱼汤	253	食五毒	337
人吃人	254	一粒谷种	338
吃饱忘了	257	斗 狼	341
龙马沟	259	神秘大箱	345
鬼 母	260	食蟹殒命	348
买好茶	261	贼 店	348
家 贼	262	苍子开花	350
假 死	265	邹二聊	354
爬门、轮碗	270	鼠之伎	358
业精于恒	271	破烂和零件	358
发 渣	272	掏天摸忽雷	359
刘二志	274	报 复	360
贺氏女游阴	276	一片红	361
尿里油条	281	仙 丹	365
关东山奇闻	283	聋子主事	367
光光叶花	287	黑皇子	368
人参汤	288	爹往东	368
杀鞑子	289	1+1=0	371
韩复渠遇盗	290	风水先生	372
乱葬岗唱戏	292	三子学艺	377
吃垮自助餐	293	一锅老汤	377
神 杖	294	接血盆	381
绑 票	296	吃元宵	383
国 威	306	虎的故事	384
五十斤粮票	308	小 水	385
洗 脸	312	北门崖	387
拾荒者	318	任小顺	390

聊 天 聊 地

LIAO TIAN LIAO DI

闹 学 .....	398	巨 桃 .....	463
钦天监 .....	402	轰 散 .....	465
烤灯头火 .....	402	唱柳腔 .....	466
刨银子 .....	403	讨 债 .....	468
义 母 .....	404	左 赤 .....	469
懒人丢锅 .....	414	孙克阳 .....	471
背趟儿 .....	415	王大明白 .....	476
借 妻 .....	416	顾 甫 .....	481
案中案 .....	420	画中人 .....	482
火车撒钱 .....	423	吃到老学到老 .....	492
杨八姐告状 .....	424	铺草桥 .....	493
发言稿 .....	429	小媳妇立志 .....	494
姚 莉 .....	429	兔子顶白布 .....	496
光棍儿夺锄 .....	431	光腚银子 .....	500
金鞭传奇 .....	432	修 房 .....	501
巨 蟒 .....	434	金狮子 .....	502
担山填海 .....	435	药房大匾 .....	503
金子与饼子 .....	435	干河子发 .....	504
拉屎还在咱地里 .....	437	于仙姑塔 .....	506
谁 富 .....	437	头发庄兴衰 .....	509
无 知 .....	437	活驴·猴脑 .....	510
玉之魅 .....	439	亲兄弟 .....	512
祭扫对话 .....	439	人等的对话 .....	512
醉汉赶集 .....	441	哑 语 .....	515
阴阳日 .....	443	剪 枝 .....	516
大中华烟 .....	444	偷 牛 .....	517
老 西 .....	447	偷 瓜 .....	518
大师揭秘 .....	449	局长选婿 .....	519
见肉不要命 .....	453	一捏猪粪 .....	532
赶考路上 .....	453	捉 猴 .....	533
某画家 .....	453	永乐大典 .....	534
胡易阳的传说 .....	454	长工的祈祷 .....	535
小 玲 .....	458	鸟的爱情 .....	536
留后手 .....	461	茶之圣 .....	537

## 学问家

一人到城里读书，不久，自己觉得有学问了，很想炫耀一下，显摆显摆自己。想来想去，就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很短，是这样写的：

“父母亲大人敬稟者：儿在外面读报

克，各门功课都很好，英格利斯不够得。”

他在偷着乐，坚信：全村的人都不会看懂这封信的。等他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围拢来很多很多的人向他请教，就连那些老学究们，也得高看他一眼，敬而恭之……

出乎他意料的是，不久，他父母给他回了一封信，信很短，只讲了一件事：要他好好学习英文，别落在别的同学后头。

## 文凭

大财主送儿子进京城念大学。儿子只想吃喝嫖赌，哪里受得了念书的清苦，便花钱雇了个人替他念书，讲好毕业文凭归他。于是，他在繁华的京城里花天酒地享了五年福。拿到文凭后，他回到了家乡。他爹一见那文凭，心里乐开了花，说道：“这是国家发的证书，比皇榜都管用，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哪个朝代都好使的。学问这东西，什么朝代都吃香。”一眼看见下人们正准备炒花生招待少爷，老头子即兴问儿子道：“你大学毕业，学英文了吗？”儿子忙回答：“学了。”

“这‘花生’，英文怎么说？”

儿子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炒炒剥皮儿吃。”

进到里屋，见到炕上的枕头，老头子又问：“这‘枕头’，英文里怎么说？”

“外布里是糠。”这一次，儿子没有犹豫——回答这样的提问，还用得着动脑筋思考吗？只要说得快一些，声调变动得怪一些，任你百问，都是可以对答如流的。

见到油灯，老头子更兴奋了，问道：“听说大都市里点电灯。那‘电灯’，英文怎么说？”

“电不来不亮。”儿子回答得多么流利啊！

老头子激动得高举双臂，仰天大吼道：“好哇，我儿子大学毕业了，真有学问啊！”

## 画饼

一个年轻人，又馋又懒，又大手大脚，不知道节俭过日子，还异想天开。他整天

想，要是能突然捡到个大元宝什么的，日子一定会富起来，也不用叫老婆跟着自己受穷了。所以，他整天像掉了魂似的，低着个头到处寻摸。街上人谁也看不出他在寻找什么。久而久之发不了财，他又寻思出另一个道道：找神仙，学法道，要是真能学成什么

仙术,那可就要啥有啥了,比捡个大元宝强多喽!神仙哪里找?听说在山里。

一天,他叮嘱老婆在家好好守节,他要进山找神仙学艺,就离开了家。

他在大山里走啊、爬啊,折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一座小庙,庙里住着一个白胡子老道。

“这么大的山,四处没有人家,就这一座小庙,一个老道士,他靠什么活着?呀,他定准是神仙!”他这样想着,兴奋极了。恭恭敬敬地上前一跪,说道:“师父,我要跟您学艺。”态度诚恳而急切。

老道士正在打坐。他头没抬眼没睁地说道:“你要学艺?好哇!你都想学些什么?”

年轻人高兴地答道:“随便啥仙术都行,只要能混饭吃,吃得好一点,就中。”

“就这么简单?”老道士问,仍没抬头。

“当然了,能学到更好的,能发大财,那就更好喽,师父!”年轻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老道士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上山打柴去吧——门旁放着扁担绳子。”

年轻人一愣:咦,打柴,那能学到啥本事呀?转念又一想:唔,大概是师父对自己的考验吧?要看看我的心诚不诚哩。听说学神仙的,都弄这么些事儿哩。

于是,他拿起扁担绳子,出门上山打柴去了……

他这一干就是三年。三年中,他没少问师父:“师父,您什么时候教我仙术呀?”

老道士总是那句话:“等等再说吧。”

问急了,老道士还有一句话:“时候不到天不明,功到自然成。”

三年了,学啥手艺也该出徒了,年轻人

却啥也没学到。他觉着,再等下去也没用,就告辞师父要回家。老道士像往常一样,头不抬眼不睁地说道:“要走就走吧。”

“师父,我路上吃啥?”

老道士正在烧火,顺手把拨拉火的烧火棍递给徒弟,不紧不慢地说道:“路上饿了,你就用它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儿,一掘,就能掘起一张饼来,够你一路上吃的了。”

年轻人似信非信。他走了一段路,觉得肚子饿了,就用烧火棍儿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一掘,果然掘起一张热乎乎的白面饼来。把饼吃完,正好饱了。他高兴极了,欢天喜地加快脚步往家赶。心里美滋滋地琢磨着:这一辈子啥也甭干了,掘些大饼卖,足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到家后,老婆问他学到了啥仙术,他比比画画地吹嘘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这里有一根神棍!”

老婆瞅了瞅,不屑地说道:“啥神棍,不就是根烧火棍儿嘛!噢,你打三年柴,敢情就挣了这么根半截子的烧火棍呀!卖弄个啥劲哩,不怕人家笑掉大牙?”

“哪里哪里,”丈夫急了,紧紧攥着烧火棍解释道,“这哪里是一根烧火棍,这是一根神棍,一根仙棍,能变出吃穿来的魔棍!它能叫我们这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它能叫你在家里坐享清福……”

“得了吧,别吹破天啦!那不就是一根烧火棍吗,有啥稀罕的?咱家里有的是,跟它有啥两样的!”老婆说着,拿出来好几根烧火棍,扔在地下。

“不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哩!”丈夫更急了,比比画画地又说,“你看,我拿这根神棍,在地上画个圆圈儿,能掘起一张饼来!”

“吹去吧!有那样好的神棍,人家会白送给你?”

“不信？你看着！”

于是，年轻人满有信心地在地上画起来。可是，当他画好圆圈使劲一掘的时候，只听刺啦一声，那根烧火棍在地上耕出一条白沟来。

“咋样儿？吹牛吧！”老婆讥讽他。

刺啦、刺啦、刺啦……他又连掘了好几下，尽耕了些白沟沟，哪有饼的影子？他纳闷儿地一跺脚道：“咦，邪门儿了哎，我在路上掘饼吃，一掘一个，掘了一路，一次也没空过。来到家里，咋就不好使了呢？”

老婆见他态度极诚恳，不像是瞎蒙自己的样子，就疑疑惑惑地问道：“那老道士咋嘱咐你的？”

“他没嘱咐呀。”他疑疑惑惑地回答。

“好好想想，那老道士一句话也没说吗？”

“唔，他只说叫我在路上，饿了就画饼吃。”

“还说啥来着？”

“还说，还说……咦，想起来啦，他还说，够你一路上吃的了。”

“再没说别的？”

“没有了。”

“唔……唔……”老婆歪头想了好长时间，突然一拍脑门子道：“这就对了——人家是管你路上的饭，到家了，当然就不好使了——听说，神仙都弄这些鬼道道哩！”

丈夫很憋气，也很懊丧。他一起身，瞅见大门旁放着扁担绳子，走过去，扛起扁担、抓起绳子，转身就往外走。

老婆惊奇地问道：“干啥去？”

“打柴去。”

“为啥？”

“我在山上三年，就干了这一样营生，都习惯了。”

老婆撒一个欢儿蹦起来，叫道：“啊呀，谁说你没学着仙术？你学勤快了，真得感谢那老道士——不，是那老神仙！勤俭持家，你学会一半了。哪一天再豁上三年，上山找神仙再学学那一半？”

他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她咧咧了些什么，闷闷不乐地扛着扁担走出了家门。

她望着他的背影笑了，笑得甜甜的……



## 火龙单

一个老头很富，是个土财主。他闺女家原先也很富，后因一场变故变穷了，穷得叮当响。

这一年，到了年关，他的闺女家过不去年了。闺女催逼着女婿到丈人家借年。催了几次，男人终于经不住女人的唠叨，就同

意了。但他知道老丈人的脾性，觉得这件事凶多吉少。他叹了口气，厚着脸皮来到了丈人家。

老丈人一见到女婿，立时就明白了他的来意。但他不想借给女婿任何东西，就连讽刺带挖苦地惊讶道：“哎呀他姐夫，这十冬腊月的天儿，你穿得这么单薄，好潇洒呀！这是来向我显摆你的富有吗？”

原来，这女婿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长衫，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但来到丈

门上，被人这么一奚落，觉得受了莫大的挖苦和羞辱。他强忍怒气，把胸脯一挺，大大样样地说道：

“岳丈大人夸奖的是，我这件长衫有个名堂，它叫做‘火龙单’，天越冷，穿着它就越热，要是碰上刮西北风下大雪呀，我得热得浑身出汗。”

老丈人在心里骂了句：穷小子，你这是自己找死呀，可别怪我无情！

原来，老头见女婿家穷了以后，就想把闺女弄回来另嫁人家，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罢了。今天，穷小子自己送上门来找死了，真是天助我也。于是，他故作惊讶地说道：

“啊呀，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宝贝？我不信！哪来的？”

“是小婿祖上传下来的。我们家，也只剩这一样儿东西了，唉。”

“哦——”老头装作似信非信的样子，说道：“你说得龙吱吱叫，没亲眼见我也不信——这样吧，今天晚上，你敢穿着你的‘火龙单’，在我的厢屋里过上一夜，我就信你了，你敢吗？”

女婿这回是箭在弦上，没法子回头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晚饭后，老头把女婿送进西厢房，一回身，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这是三间空屋子，女婿仔细找了找，发现了一囤鸡毛。他自言自语道：“今晚，就靠它了。”他扒拉开鸡毛，把身子埋了进去。天亮的时候，他从鸡毛里钻出来，抖搂净身上，大模大样地站在那里。正此时，老丈人开开了门。他惊奇地瞅着女婿，不明白那穷小子是怎么熬过这一夜的，在心里疑惑起‘火龙单’来。忽然看见那囤鸡毛，他嘿嘿一笑，说道：“他姐夫，我仍然不相信你这件

长衫真是‘火龙单’。你如果能在这里再过上一夜，我就信了，你敢吗？”

“那，有什么不敢的？”

第二夜一黑天，老头也是把门从外面锁上了——他盼望女婿快快冻死，他好给闺女另找人家。

女婿在屋子里找了找，鸡毛没了，屋里空荡荡的。他一阵心酸：完了，今夜非冻死不可了！到了这种时候，求生的本能总是要催人奋斗的。他不死心，不甘心就这么束手待毙。他满屋子里边边角角找了个遍，终于在门后找到了一个碌碡，脱口喜道：“啊，有救了！”他扛起碌碡，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转着墙角，不停地走啊走啊，走了整整一夜。天亮了，他听到开门声，便轻轻地把碌碡放回了原处。

老丈人以为女婿必死无疑，这一下可以给闺女找个富人家了。他高高兴兴地开门一看，穷小子冲门站着，满脸红光，额头上竟然汗涔涔的！他惊得往后退了两步，差一点跌倒，对“火龙单”的神威，立时深信不疑了。于是，他用自己身上的皮衣皮帽、外加三亩好地，换得了女婿身上的“火龙单”，小心翼翼地锁在了箱子底下。

几天后刮起了西北风，下起了大雪，老头正要出远门儿办一件要紧的事。他叫老伴找出“火龙单”穿在身上，顶风冒雪走出了家门——他要在高贵的人们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富有！

刚出门，冻得打了个哆嗦。唔，这是刚换衣服换的。“火龙单”这东西，是越穿越热嘛。可是，他坚持走了一会儿，却是越走越冷，等到走出村口，冻得走不动了。村头上有个大湾，湾沿儿上有棵大橡树，树底下有一个土窝子。他就躲进那土窝子想暖和暖

和再走，等待着“火龙单”发挥神力……

没多久，老头就被冻死了。

家里人闻讯赶了来，他的老伴哭得最伤心。她猛然一抬头，望见大橡树上的叶子全烧光了，树枝们被烧得黑乎乎的——那本来是小孩子们顽皮放野火作的孽，可

她却以为那是“火龙单”发的神力，便哭着喊道：“啊呀我的天，你没福穿这‘火龙单’，觉着烧人，为什么不往湾里钻？”

她儿子在一旁听见了，一指冰冻的大湾说道：“没看见吗，湾里，那不上冻了吗！”



## 金窝窝

南方人有“眼”，善于发现宝贝。有人说南方人能离地看三尺。

一个北方人姓金，交了一个南方朋友姓郑。

老郑在老金家住了一个夏天，每逢下大雨，他都要到村北的河边去看大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他要回南方去了，就约老金到河边去散步。他们走到河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老郑指着石头中央一个指头肚儿大小的小窝窝说：“每次下大雨发河水过后，这个小窝窝都会留下一窝金末子，东西虽不多，弄个零花钱是没问题的。因为东西太少，不值得在这里耗着，就作为礼物送给你吧，算做个纪念。”

老郑走后不久，下了一场大雨。雨刚停，老金急忙到北河去看。结果，河中间的石头被水淹没了。他耐着性子在河边等了好长时间，那块石头终于露出了水面。他急忙趟水过去看，果不其然，石头窝窝里，盛着满满的金末子。他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抠出来，拿去卖给打金货的人了。

就这样，每逢下雨他都去抠金末子卖，家里买火打油的钱就够了，有时还可打二

两酒喝。

坚持了两年，他渐渐觉得那石头窝窝太小，金末子太少，不过瘾。就拿凿子去凿了凿，扩大了好几倍。心想：这一下，吃饭穿衣都差不离够了。

天又下大雨了，他满怀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去发大财。可是等到大水退下去，他趟到大石头上去一看，那个扩大了的窝窝里，汪汪的一窝水，一星点儿金末子也没有呀！

他很懊丧，低头耷拉脑地回了家。

后来，他又去过好几次，都是一点收获也没有，他就开始后悔起来。

但是，要把那些凿下去的石渣儿重新补回那个石窝窝上去，除非神仙！

有一天，他那南方朋友老郑路过这里，特别关心地问起那石头窝窝的事，他就照实说了。

老郑笑道：“老哥，看来你福分太浅，那么点小财也担当不起——那个小窝窝，不知是哪位过路神仙在那块石头上戳了一指头，留下点仙迹，也可能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让人们去尽力想象，岂是人力之可为的？你贪心不足，想发大财，拿凿子这一凿，破了它的仙气，就显不出灵验来了……”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老金后悔地问。

“天机不可泄露。我要是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你，如果我猜对了的话，当时就不灵了；而且，弄不好还有可能招来祸患——要知道，神仙最忌讳人们揭他老底了。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神神秘秘的故事，谁也破解不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真正原因了。其实，不少事情有的人是知道根底的，可是谁敢说破？”

“那么，那个金窝窝，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吗？”老金仍不死心地问。

“除非神仙！”老郑接着说，“老哥，我劝你两句：为人不可贪！一个人，命里该吃几碗米，那是定数。常言道：‘贪心不足烂肠子’。历朝历代，栽在一个‘贪’字上的，大官小官不可胜数，有的落得杀头、抄家甚至灭门的下场。当然那是官场的事，姑且叫它‘官贪’吧。平民百姓，想贪也没那能耐。但是，‘贪’字害惨了无数的人，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有些事情，人们没有去深入思索罢了。譬如那小偷小摸，在一些人眼里的确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它的实质，就是贪

心作祟。好东西谁不想要？古有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有道’之财，越多越好。可是，无道之财，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去贪了——因为，那是祸根，而不是福祉！”

“老哥，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贪心，不去破坏那个小窝窝的灵气，甭说你这一辈子够用的，你儿子辈、孙子辈、重孙子辈，只要老老实实去做，就可以传之无穷，就像古人的说的，‘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请原谅，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的贪心，断送了子孙的财路，这才是罪过呢！当然，也可能是天意如此。试想想，如果能坚持十年、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积少成多，那会是多大的财富啊！要知道，人与神，在时间概念上，是大不相同的，道是，天上一天，地下一年……”

南方人老郑正侃侃而谈，北方人老金正听得如痴如醉，一声雷响，下起雨来。二人相视，会心一笑，不约而同地脱口说道：“北河里又要发水了！”



## 天柱山

陈留先，龙湾头村人，三十二岁。父母健在，儿女双全，娇妻美丽而贤良。真可谓家庭和睦，其乐融融。三九天，他家的牛跑了，他去追牛，追到了天柱山下。

天柱山，远近闻名，不是它高大得如何如何，而是因为它形状奇特，活像一根粗大得无法丈量的圆形石柱子，周边陡峭，全是悬崖绝壁；而其顶部，平坦得据说可以住

人，还曾救过龙湾头一村的人——

据传，早年间，有一支反贼队伍，烧杀掳掠，所过之处，人芽儿不留。反贼来到龙湾头村，村民们闻风逃进山里。天柱山从未有人上去过。当村民们来到时，那陡壁悬崖上现出一架宽大的天梯，一村的人顺着天梯上了山顶，躲过了一场大劫难。

自此，天柱山撒播了许许多多神话传说……

陈留先追牛，追着追着追到天柱山下，一愣神儿的工夫牛不见了。他四处张望，寻寻觅觅，忽然肩头一震，被什么东西打了

一下，低头看时，脚前有一枚桃核，活生生是刚刚啃过的。他怔住了：咦，这天寒地冻的，哪来的鲜桃呀？见那桃核上还有剩下的肉，他就下意识地拾起来啃了啃。抬头间，纷纷扬扬飘下几片雪花来。“大晴天下雪？！”他正纳闷儿，见那雪花落地不化，拾起来一看，呀，是几片鲜灵灵的花瓣儿。他更觉奇怪了：三九寒天，怎么会有花开呢？他疑疑惑惑抬头望去，前方突然出现一条石阶梯子路，基面在他的脚下，向前望去，高不见尽头，大雾缭绕罩了半截子山。他把脚慢慢向那梯子石上迈去，慢慢向前走，飘飘悠悠，似腾云驾雾一般，不知不觉中，越走越快，一会儿便登上了天柱山的山顶！他心里想：都说天柱山高不可攀，那是没有爬上来的缘故，真要攀登，也不过如此……举目四望，呀，一棵桃树繁花满枝，开放得分外妖艳。树底下，两个老头正在下棋。他是个棋迷，见了下棋的就拉不动腿，经常因为看下棋耽误了正事儿。在这种地方看到有人下棋，喜出望外的心情自不消说。他急忙走过去，见那俩老头雪发银须，面如古铜，相貌极不一般。他们只管下棋，目不斜视，根本没有看他一眼的意思。他大气不敢出地弯腰弓背去瞅那棋盘——

这是一局残棋。俩老头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各不相让，走得步步精妙，攻杀之激烈，防守之迂回游刃，完全出乎他的想象。他看得呆了、傻了，竟忘记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更把那丢牛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俩老头下完一盘，又重新摆上，也不搭话，似乎早有约定的一般。但是，不是摆全一整局棋，既没有序盘，也没有中盘，摆出的，只是残局。而且，下一盘，再下一盘，一

盘又一盘，摆的全是残棋……俩老头下了几盘？陈留先没有去数——他不可能去数，因为他把自己都忘了个干干净净。

正看得忘情，忽觉背上被人拍了一把，直腰回头看，呀，桃树上的花一片也没有了，繁茂的枝叶随风婆娑，小毛桃长到指头肚儿大小了，掩映在肥厚的绿叶间，若隐若现，煞是喜人。

他愣住了：呀，时间过得这么快吗？我不过才看了几盘残棋！回头再看棋局，呀，棋盘还在，老头和棋子儿却消逝得无影无踪。

他没有惊慌，只觉得奇怪，满怀迷惘的心情，慢慢向山下走去……

他顺原路走回龙湾头村，发现村头上多了三棵大树，觉得十分奇怪。进到村里，街上的大人小孩一个都不认得，人们也在用看外来人的目光，神情异样地在端详他。他心想：难道走错路了？找错地方了？又自我否定道：不可能呀！自小生长的地儿，闭着眼也不会走错的呀！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到自己家门口，又吃一惊——地场儿没变，房子没变，但是门楼换了模样，也显得破败了许多。

呀，这才多大点工夫，怎么会这样呢？

他心情忐忑地上前敲门，出来一个没见过面的年轻人，看上去三十多岁。他一怔，问道：“你是谁呀？怎么会在这里？”

年轻人惊奇地说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呀。你找谁？有什么事吗？”

“什么？不可能吧！你是这里的主人？我怎么一点不认识你呢？”陈留先惊得瞪大了眼睛。

“我也没见过你呀，先生，你到底要

找谁?”

“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叫陈留先。我出去才半天的工夫，这房子就改姓啦？怎么回事？”

“房子没改姓，我也姓陈。可我没听说有你这么个人。你别是走错村、认错门儿了吧？”

此时，年轻人的媳妇出来了，对着丈夫插言道：“陈留先这名字，我刚进门那阵子听咱爹说起过，是咱的祖上，牌位还在家庙里供着呐。他十冬腊月上山找牛，不知叫啥东西给害了，街上人都上山去找，你忘啦？”

年轻人一拍脑门子，说道：“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我小的时候，听爷爷说，他的爷爷叫陈留先，上山追牛再没回来，一定是遇害了。老莹里有他的坟头哩，听说那里头埋的是他的衣裳，还有他喜欢的一副相棋。”他又仔细端详起眼前这位自称陈留先的人，慢吞吞地说道：“我祖上讳号留先，活着的话，该有一百好几十岁了。您这位先生，怕是跟我祖上重名吧？您是迷了路呢，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我看，您还是到别处再去打听打听，怎么样？”自己说着，突然害怕起来，头发茬子一奓一奓的——别是哪里跑来的神经病吧？天老爷，可千万别烧香引鬼来家，哪敢叫这种人进门！他惊恐地盯住陈留先，慢慢地向后退着，轻轻掩上了大门。

陈留先掉进了十里迷雾——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一边在街上低头走着，一边不住地问着自己。忽然，看见一堆人围着一盘棋吆吆喝喝、争争吵吵。他走上前一看，是一盘残棋。他脑子里恍恍惚惚，一会儿好像见过这棋形，一

会儿又好像很陌生，一会儿又似曾相识……见众人争执不下，这个说应该这么下，那个说应该那么下。棋手举棋不定，面对纷纭众说，莫衷一是。他弯腰拿起一颗棋子，“啪！”走了一招，说声：“应该这么下。”

众人一惊喊了起来：“呀，这可是太险了！”一齐抬头看时，不觉又是一惊：咦，什么时候凑过来一个外来人？一齐议论、品味这着棋，琢磨透了，呀，真正是石破天惊的神来之招！众人一齐拉住他，非和他下一盘不可……

被逼无奈，陈留先只得坐下来。

常言道：飞来的野鸡一齐拧。意思是说，生鸡飞到人家鸡群里，人家的鸡必定群起而攻之。下棋的人更是这样，来一个生人，大家会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务求战而胜之而后快。

陈留先一人对一群人，一开局便陷入被动，进入中盘，他那些子力已经四面楚歌，溃不成军了。左突右挡，好不容易抵挡到残局，眼看就要招架不住，只能推枰认负了，他却一步扭转颓势，而且，此后玑珠连发，步步紧逼，杀气袭人，只六七步，逼宫成功，大获全胜。

下棋的、点步的、跟着起哄的，十几号人全懵了——明明是占绝对优势的棋局，眼看就赢下来了，怎么眨眼之间，风云突变，煮熟的鸭子展翅飞走了，而且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谁也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个顶个地一头雾水：这棋是怎么输的？怎么会输呢——没有比这再恼人的事情了！要是明明白白输掉棋，谁也无话可说，那是因为你功力差，技不如人。明明是赢棋，反而输掉了，而且这么多人眼睁睁

地瞅着，却输得稀里糊涂。就像被人偷了去的一般。这，谁能服气？谁能咽下这口窝囊气？

再来再来……

连下七八盘，结果如出一辙，都是在占大优的情况下进入残局，三步五步莫名其妙地输得稀哩哗啦。

众人看明白了，这陌生人的残棋功力，绝对的高深莫测。要想在残局阶段战胜他，绝对没有可能——他的每一招，都是任何人绝对想象不到的！

呀，这太高深了！

人们把他留住了。腾出了一栋屋子，把“下着玩儿”的棋盘，搬进屋里，变成了教与学的“棋社”，专门研究象棋残局。教学方法很简单，众人随便找对手设局，弈至残局，由师傅指点步法……

很快，众爱好者，残棋功力突飞猛进，龙湾头村一举成为全县棋坛名望最高的一枝独秀。四面八方棋界佼佼者纷至沓来，较量的，切磋的，学艺的……

徒弟们一齐鼓动师傅编一本书，把所有精妙残棋谱收集进去，流传下去。

陈留先答应了众人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遇到难题，他数次悄悄去天柱山求

教，却一次也没有找到那石阶梯子路，根本无法登上山顶，每次都只好怏怏而回。不过，他在睡梦中遇到过那两位老者的精心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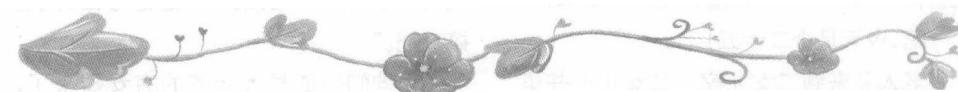
书成之后，起名《天柱山残局神仙谱》，共列残局九十九盘，盘盘精妙至极，步步惊险无比，令人叫绝。不管哪一盘，只要算计不足，想不到，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于是乎，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

正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陈留先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人们在四处寻找不到之后，猛然醒悟，一声呼喊，震人心魄：我们遇到神仙了！是棋神特地来指点迷津，传授棋艺的。

据说，那些奇异的残局，有一部分被一些江湖术士盗去，成为他们蒙人骗财的工具——“棋式”。他们在人多的地方撩地设局“摆棋式”赌输赢，连全国名望极高的大师们也屡中樊篱，纷纷落马，不得不含羞掏口袋。

那些棋式，尽管局数不多，但它们极其恶劣地玷污了《神仙谱》的名声，棋神不会听之任之，迟早是要教训他们的！



## 镶 牙

老王掉了一颗牙，觉得口内缺了不少的东西，心头生起一种茫然的失落感，吃饭也觉无味了。同事劝他去医院镶一颗，他

嫌花钱太多，舍不得。同事打趣说：“去镶一颗狗牙算了，狗牙便宜，起码省一半。”

老王含含糊糊来到医院，医生检查过后，建议他镶一颗牙。“不过，”医生说，“镶一颗牙，得交三颗牙的钱。”

老王心里一哆嗦，问道：“那，是什么？”